啓議
應製錄

藥泉集

七

藥泉集第十三目錄

啓

因處置事避嫌　因憲長避辭避嫌
因　嚴教避嫌　請　經筵時兩司入侍
因同僚避辭避嫌　因　嚴旨避嫌
請寢監司守令造家者使臺諫摘發之　命
請改貢案　請禁免新罰禮
請戰亡軍蕩滌徵布　請宮女只抄公賤
請薦章趂速舉行　論金佐明
請革還上耗數加錄　請平安道遣重臣設科

請釐正良民冒屬　請停王第營造
請敬差官依前差送停點馬
請勿加送敬差官　因災異會議書啓
議
仁嬪墓石物破毁人擬律
拭梓宮節次　沈彦光復官
國恤三年內擧子服色
山陵展謁時並行親祭及拜陵禮節目服色
練後山陵魂殿內侍及百官服色
鄭得春定罪　李時興定罪

禫祭後祝辭稱號　金厚男定罪
後宮選入　朴淳賜謚
咸安婢春玉復夫讐　星州罪人定罪
起復寫　御容　影幀摹安時告　廟
張希載定罪　復勳後敎書改作
原從加錄　睦來善定罪
德興大院君廟　展謁
世子嬪展謁　永昭殿　朴女定罪
世子嬪曾祖父母服制　祭天宗
林慶業伸寃　魯陵愼氏追復

祧王謁　廟及冊寶書尊號

庭試改爲增廣試　己卯科罷榜

削榜後更設　科獄輕囚酌處

啓聖廟　沈埈崔守慶復科

弘福北漢築城

藥泉集第十三

啓

因處置事避嫌啓 戊戌四月九日持平時

昨日前大司諫曹漢英之處置也臣意以爲不捧代製之疏雖是近來政院規例而至於民情所係則有不然者遐方草野之人心有所懷欲達於 九重之聽而不能形諸文字以衆心之所同者借其文於他人本非大段不可事豈可以來呈者之非其自述而遂却衆人共公之疏也且前大司諫趙珩旣以不捧湖疏見遞漢英避辭亦以遞授頓異爲語故以此相

議請遞矣今聞物議以代製之疏捧入何傷等語爲未妥又以爲漢英之還給代疏非趙珩同席之時不可以珩之旣遞援以爲例臣意以爲還給湖疏旣曰不可則二人之事其爲不捧一也同席與否似不必論而旣有物議何敢自以爲是晏然仍冒乎請命亟遞臣職

答曰此物議未知何樣人之物論而可謂不識事之物論也使草野之人何可人人而能文善書乎若不能文則雖有所懷終身不能轉達於君門乎觀其疏辭之如何耳豈有論誰某之文乎此不過政院之不欲捧入巧

作名目之事也何可以此引以爲嫌乎本府處置小無不可毋動於無識之言以損事體勿辭

因憲長避辭避嫌啓 十月十六日正言時

卽者憲府多官並爲引避本院當爲處置而伏見大司憲洪命夏避辭下一款則乃爲臣陳疏而發也臣何敢晏然處置乎第念臣於此事有不勝其慨恨者大凡人之聞事苟非目覩則必有彼此之相殊人之言事苟非聖人則必有得失之相參是以我之所聞人以爲不聞則唯當參伍考覈徐究其事情而已我之所可人以爲不可則唯當從容商確務得其的當

而已何至一言不合便爲角立而偏執己見盛氣相加旣失相濟之道轉至乖張之域哉今此李袗之貸米一則曰旣爲民役則貸用糴米本無不可一則曰旣是法外則雖曰民事斷不可也李縡國之酷刑或以爲人多傳說必無可疑或以爲出於流言元無是事執此言之李袗之事凡諸國穀旣許糴糴則糴民貸官本無異同而爲民補役不是私用以此論劾不亦過乎而况當初被罪本以擅用則知其擅用之非實然後若以越法更爲論罪猶之可也其曰無論文書之有無者豈其然哉李縡國之事其曰眞的者旣

非目見而其曰不實者出於傳聞則待其考覈然後可知其實狀之如何耳其徑先爭詰各主其說者未知其可也且臺啓所論雖得其實若謂其爲國徵遹而不治其罪則亦失之矣凡此二人之事以此論斷則可定其是非之所在矣臣之愚意大槩如斯故敢陳短疏以獻所懷而輾轉相激又致紛紜臣罪大矣且臣於洪命夏又有惜焉凡臺閣之上是非不同則相爲引避自是例事只當明其事之是非而已斷其言之可否而已今洪命夏避辭則以爲臣若相較不亦疲乎又以爲臣之進退其亦困矣此豈國之重臣

所以訐謨評議之體哉臣方引避之不暇則不當更爲此支離之辭而竊附有懷必達之義敢此區區焉臣旣不敢處置則決不可仍冒請命遞斥臣職

因 嚴教避嫌啓 十月十九日

卽伏見大司憲洪命夏劄批之教臣不勝驚惶震慄之至臣不量識見之昏瞶誠意之淺薄而徒知身在言責無所逃罪凡有所懷必欲悉陳若乃心懷前却意揣輕重蓄縮於其中囁嚅於其口而必欲無得罪於 上下者實臣之所深恥也是以臣之愚意常以爲不中之罪小不言之罪大也不意今者承此嚴教

始覺平素區區之計秪所以益增其罪戾也且洪命夏劄中以臣之汲汲陳疏挺身擔當爲非凡人臣之進言也有以遲遲爲不可而未聞以汲汲見責也有以避事爲不當而未聞以擔當見非也此則愚臣之尤所未曉者也臣之負犯决難復玷於朝端請命削臣之職論臣之罪以爲妄言者之戒

請 經筵時兩司入侍啓 己亥二月九日引見持平時

臺諫之任耳目所寄人主固頻數引接問以得失然後上下無間情義交孚而論辨之際得盡其是非之所在矣臣伏見國朝故事 太宗大王卽位之初卽

令諫官入侍經筵隨事規諫 中宗大王接見臺臣
甚數無有定時 宣祖大王避殿時開講于丕顯閤
地勢窄狹知事特進皆不得入臺諫則與大臣講官
皆並入然則臺諫之不離左右卽古我 先王已有
成法矣卽今朝例唯朝講始許兩司入侍而朝講甚
罕故臺臣遂無接見之時雖曰侍從之官卽人主所
不知何人也此所以無交孚之美而有阻隔之患也
至如引見召對時持啓辭入侍則自前固有此例而
遽入榻前跼蹐陳啓答辭旣下卽爲退出其何以悉
陳所懷從容反覆乎請自今以後晝夕講及召對時

兩司一員並命輪次入侍

因同僚避辭避嫌啓二月十一日

臣於再昨處置同僚也密邇榻前仰承　威顏惶懼踧踖辭不達意退而自省氷炭交懐矣昨見同僚再避之辭則以爲物議譁然皆以爲非而年少同僚未及細思致有請出之擧云臣之全昧事體率爾陳達之失著矣第念臣於此事雖未聞物議之如何而竊度事理比較輕重固有不然者矣凡國之置臺諫將以左右先後匡救不逮必使朝家擧措歸於至當而已何可曰成命不可沮而使其君有毫釐之失哉今

尚述所犯雖曰必死之罪移送刑曹猶未取服則揆以按獄之體猶有所未具者使後來如此者皆服其刑是所謂法一傾而民無所措手足也爲臺官者唯當思所以捄正不計其他耳何可以一時之少留時刻爲不敢而不念日後無窮之流獘哉且臺官有更鞫之意將欲陳啓於榻前而不逼刑官任先行法則雖有所言何及於事哉古之人臣有見坐法當刑解衣伏鑕者而入言其君赦而不誅此其勢若非留刑入言必無及矣如或以近所未見爲可駭則古之批勑封誥引燭焚詔初何嘗有可據之前例哉臣之謬

見大槩如斯而同廝旣以物議引避臣何敢晏然於
臺廝乎昨緣賤疾經宿之後今始來避臣之罪戾至
此尤大請命遞斥臣職
因 嚴旨避嫌啓三月二十三日
臣於昨日伏見答本府啓辭之批以爲爾等能於微
細之事而不能於重大之事甚可惜也此誠 殿下
責勵諸臣使之盡言不諱之盛意也臣伏讀再三竊
不勝感激而愧恧不知所以稱塞者也臣以庸孱賠
劣厠在臺閣不識大體毛擧細故其罪固可誅也第
念 王言一出所關甚大一字之微亦不可不愼或

恐 聖教辭意太過有欠於虛己之道也何者凡人臣之言事唯當論其是非而已不當以輕重爲取舍也人君之聽言唯當察其可否而已不當以大小爲從違也爲人臣而曰我必得重者而論之輕者有不足論也爲人君而曰予必擇大者而聽之小者有不足聽也臣誠愚昧未知其恰當也而況繁纓以朝其視設軍堡於私室不啻小也而仲尼惜之用民力過三日其視設科外之軍卒不啻輕也而王者不爲今此所論如以爲不可則已若曰微細而不足聽也則亦臣之所未曉也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顔色拒人於

千里之外如臣無狀固不能以重且大者聞於 君
上矣今 殿下徒以微細責之而未有聽納之實抑
恐能言重且大者或因此而自止於千里之外此臣
之所深憂也此無非臣才智駑下不能稱職上不
能見信旣無塵露絲毫之裨補而反使大哉之 王
言不能無差失至此臣罪萬死臣罪萬死臣近患危
苦之疾方在沈困之中呈單見阻只切悶蹙矣昨聞
嚴教不敢晏然而欲起還仆氣益澌頓故日晚之後
僅得扶曳來避罪戾交積益無所逃請命亟斥臣職
以爲疲庸不職者之戒

請寢監司守令造家者使臺諫摘發之命啓 甲辰

十月二十三日 引見大司諫時

伏見今月十六日擧行條件因大臣言監司守令營造家舍之弊命臺諫摘發論之臣意竊以爲不可也臺諫旣以言責爲職苟有身居外職葺財治第者則自當隨聞論列何必待摘發之敎然後始論之哉頃日相臣之言旣不顯擧其名則不可的知其爲某人曾經監司守令而營造家舍者指不勝屈其營造之際出官力與用私財無由可知則擧將列名以進並請其罪其在事體恐非得宜且不使臺諫各以其所

聞諭啓而今因相臣藏名之說使之摘發者亦非所
以處臺諫之道請寢監司守令營造家舍者使臺諫
摘發之命
上曰前日擧行條件中此一款勿出可也

請改貢案啓

自　上遇災警動將大有爲而竊觀近日擧措亦未
有大革弊政爲生民經遠之利者所謂恐懼修省豈
但如此而已乎方今弊政之宜先釐正者無急於貢
案曾在　先王末年有改正之命而遷延廢閣猶襲
舊弊誠可恨惜今取考貢案其不緊之物則永許減

除不時之物則代以時産非其土産則換定他邑偏聚一邑則均分諸處或一物而散在各處者則量加併合推移多寡裁度貴賤必使去取得當增減合宜則上可以無損於公用下可以不病於民力其爲惠澤豈是除一賦減一役之比哉雖大同設行之處若能如上善變則貢物之價自減矣其價旣減則其稅又可以量減矣豈無利及民生者乎請令大臣重臣會議僉詢亟改貢案

請禁免新罰禮啓

凡士大夫出身事君非但爲圖利祿之計先進之引

後輩固宜揖讓而升之先示以禮敬之道可也近自
世衰俗偷以來諸各司若有初入之官則或稱罰禮
或稱免新責徵酒肉相會醉飽饌品器數益務豐侈
身爲初入者不勝侵困而及得後來則且復如前文
官之四館武官之內三廳此弊尤酷而推而上之無
處不然至有代納銀布以當酒肉之債此豈非衣冠
之羞辱而習俗之穢濁乎士大夫旣有此事故至於
胥吏皁隷從而效尤罔有紀極貪汚之風未必不由
於此此事行之旣久恬不知怪苟不痛加禁斷無以
滌其舊染請京中諸各司新入之官免新罰禮等事

一切禁斷如有所犯以受賂論以興禮讓之風

上曰雖不可一從受賂之律自今後一切痛禁可也

請戰亡軍蕩滌徵布除名軍案啓

黃海道各邑戊午丁卯丙子年戰死諸色軍兵自兵曹至今徵布凡死於王事者宜蒙旌表恤孤之典而非徒不然反徵役布於沙場之朽骨乃至四十七年之久而不除古今天下寧有如此事哉今有司之臣乃諉於本邑守宰之不能代定夫不能代定雖是邑宰之罪胡乃以守宰之罪而毒死者至此哉且今之備布以納者若非死者之一族則必其隣人也被其

侵徵今至四十餘年而猶不能得代告官則亦可見其代定之難矣曾前亦或有減布之時而只除一年二年之布而終不能除其名於都案故督捧之患至今未已請黃海道諸邑戊午丁卯丙子戰亡軍徵布並爲蕩滌元軍案中永除其名俾無日後更侵之弊

上曰令兵曹查出戰亡軍未代定數以入後許減可也

請宮女只抄公賤啓 十一月三日 引見時

宮女抄擇時依法典只抄公賤事累日論列而 聖批每以不允爲教臣竊訝惑焉 殿下既使刑曹抄擇以入刑曹之所掌只是公賤若使刑曹並抄良人

又是法外之法也且從前別監水賜鞏雖有縱橫閭
里之弊不至於家括戶索且有一分顧忌之意而其
害猶然若此若刑曹分命吏卒徧搜都民則其爲侵
擾必將百倍於前豈非大可憂者哉且必推其族派
之干涉公賤者則都下良人擧不得免勒抄之弊亦
無異於前請宮女抄擇依法典只抄公賤凡係良人
毋論根派一切勿抄定爲後式

上曰依啓

請薦章趁速擧行啓

朝家凡干擧措無一見施之實此今日國事所以頹

靡至此也上年冬曾有別薦之擧而聞其薦章今年九月始得署經於憲府而署經之後亦未有擧用之人其稽緩無實誠可駭嘆頃因特教自大臣以下各擧所知而若又與上年之薦同歸擔閣則不如初無是事之爲愈也請令吏曹堂上取上年冬及今番薦章就議于大臣其可出六品可陞臺侍及或可隨才銓叙者分等抄出趁速稟旨擧行俾不至於因循棄置之歸

上日今年及前日別薦之人吏曹官員並就議廟堂稟處于榻前可也

論金佐明啓 十一月二十二日請對時

頃日前執義李端相之疏以爲退去儒臣之不來由於兵曹判書金佐明云以此輾轉其間曲折甚多矣蓋金佐明之於宋時烈不相沕合人之所共知而佐明別無使時烈不得來之事時烈亦無因佐明不來之事若謂儒臣之不來專由於佐明則實有不然者且所謂國舅之意亦必無異云者有若勘定措語未安而第在佐明之道人有非之者則所當引咎自責以俟公議而陳疏自列與較曲直至於推而及之何所等語極可驚駭所謂何所所云者所指者何所耶使

此言發於他人猶不可況佐明豈可發此言耶近因
此事論議紛紜若於此際不能指陳曲折則終無鎭
靖之日朝家是非不可不正請兵曹判書金佐明罷
職
上曰依啓
請革還上耗數加錄啓
祖宗故制凡各邑還上無他名色只有戶曹元會付
其耗穀並歸之本邑凡有積年逋欠及流亡絶戶皆
以此充數至於官需民役亦皆以此添補而元穀之
數且無逐歲增減之弊曾在十數年前因金應祖之

疏奪其耗穀以爲常平廳穀旣出元穀之耗又計耗穀之耗雖因年凶有所未捧而常平廳耗穀之數則自息於民間會錄漸多而虛簿過半將無以收拾至於監兵統水諸營又效其爲各置還上並徵其耗新舊相積無有限度此雖與公然加賦有異其出納之間暗奪民財何可勝言哉且元數旣多之後則萬無畢捧之勢而各邑怯於各衙門之威每以準捧載錄考其實數所存無多因成本邑之痼病若不及今變通一洗謬規則弊日積而民日困國不得爲國矣請各邑還上無論常平廳監兵統水營一依國穀收捧

之例其耗數加錄之事並爲禁革而元穀之耗移錄
常平廳事亦爲革罷

請平安道遣重臣設科啓

國家之視西北二路本無輕重迺來朝家不能釐祛獘政收拾人心者久矣屬者咸鏡道則有遣重臣設科之舉仍有詢訪民隱之事未知獘政之果得盡祛然其惠及民生者必亦多矣況此平安道則在宣
祖播遷之日爲國家中興所基之地且日後脫有事變則必先受其鋒尤不可不咨詢安撫以慰其心請平安道依咸鏡道例遣重臣設科仍訪民獘

請釐正良民冒屬啓

各邑歲抄時不得閑丁每以見弱充定至於物故老除亦無代定之路此非閑丁之元無其人也凡今良民之投屬其孔穴甚夥額數無限上下蒙蔽無有紀極身爲良民者若稍分黑白則必及其無役之時先爲託身之所各邑更無下手之地以京各司言之三醫司生徒校書館唱準各衙門軍官等役是也以外方言之臣九萬曾爲嶺南御史時聞之則監司牙兵之在於星州一邑者幾至八九百云他邑可推而知也其他兵水使營將防禦使軍官等名色殆難盡舉

此皆毆良民之淵藪若不大加釐正則兒弱之充定老故之徵布勢所必至請京外良民所屬之處元有額者汰其額外元無額者量定額數俾無冒屬之弊

上曰依啓

請停王第營造啓 壬戌八月十四日行大司諫時

頃者憲府以王第停役事陳啓而自 上以幾至畢役爲教故卽爲停啓矣再昨漢城府判尹朴信圭請對時以王第瓦甓等物輸送夫馬至於一千四百餘匹爲言自 上雖有减半之教而其工役之浩多畢事之尚遠據此一欵他可推知今以災異之孔憯舉

國驚惶有若朝夕難保之事者則凡所以應天者惟當一於恐懼而已乃以工役垂畢爲諉而莫之停止者已非所以應災以實之道而況役事之計日得畢有不可期而其侵擾徵發之及於庶民者又如此者乎頃日臺啓以公私營繕一併停止爲請故其時捧甘各坊雖殘民下戶草屋矮舍亦不許有所營作仍致民間之呼寃云而今此主第役事則晏然與平日無異其何以服民心而享天意乎請明安公主第宅營造之役即命停止

請敬差官依前差送停點馬啓

今年農事春夏亢旱之餘又兼風水諸災大抵諸道
皆未免失稔當此之時雖不得別施惠澤亦宜安靜
無擾俾無失所之歎今聞自戶曹別爲啓請將多出
敬差官至於一道各送四人云凡年分巡審若欲逐
畝徧看則雖一邑各出一人終有所不可周行者若
但抽牲踏驗審其災實之梗槩而已則依前差遣亦
無不可一道四人意雖在於詳審虛實給災賑救而
其爲舉措頗涉煩擾非但驛路廚傳之弊爲可慮遐
方愚民亦必有先自驚怯之患且年例點馬當此災
歲亦不必一時發送以貽沿海各邑之弊請今年敬

差官依前差送各道點馬並爲停止待年發送

請勿加送敬差官啓 八月二十三日引見時

本院以諸道敬差官勿爲加數差送事有所論啓而自 上令該曹稟處故姑爲停啓矣卽者筵中以兩南二道各四人差送事定奪矣凡敬差官之覆審其於詳察災實元無所益而厨傳之外書員輩之賂給於敬差官下人罔有紀極如此災歲則曾前例送之敬差官亦宜不送今雖不得不循例差送亦何至加數發送乎且該曹之意雖在於審虛實恤民隱而如臣等在臺閣者亦慮朝廷以田結之欠縮爲患爲此

別㨾擧措而況遐方之民豈知朝廷之德意而不爲
之驚怯騷動乎反覆思惟終不如依前差遣之爲愈
請兩南敬差官勿爲加送

因災異會議書啓 甲子七月十二日因引見啓達　榻前不爲書入

卽今第一急務在於調和朝廷而其所謂調和者亦
必在於朝家極其同異之論而好問好察執兩端用
中使衆心咸服而已不此之爲徒欲使彼此和附無
相黑白以此謂之同寅協恭則此子思之所歎於衛
國必無此理矣然則今日朝廷所當舍己從人明是
非服人心者唯金煥金重夏兩事煥旣有告璽瑛之

功則設令自服誣告之罪亦當以功掩罪不至於死而況翊戴既死獄既絶矣無可對辨之人臺啓之必欲鞫問臣亦不知其可矣雖然翊戴既以粧撰辭說教誘誣告誘之於煥鞫廳以其招辭作爲結案加之以極刑傳示於八方則煥之以功減死則可也全然清脫則決不可也此於按獄之體豈不明甚而當初處置既失其當以致衆心之拂鬱到今朝家酌其輕重定其罪名加之以定配之罪則夫誰曰不可今乃不然不明其罪名但加以定配有若爲鎭定朝論知其無罪而黽勉苟循於臺啓者然朝家處置終未免

爲糢糊不明之歸其何以定是非而服人心乎至於
金重夏事尤有可異者翊戴不自上變而猶被極律
重夏親上變書而變書中人無一實狀皆得解釋其
中秀亂以金煥之所告更被鞫問有不道之言現發
之事若以此爲金煥之功則可也以此移之於重夏
不施以誣告之罪求之獄情寧有是理今之論者或
曰國家危疑事未可知告密之門亦不可全塞此於
深長之慮雖似然矣凡社稷興亡自關天數人君之
祈天永命唯在於脩其德政而已緩治誣告之人以
爲杜絕禍亂之討誠未之前聞也且念昭烈之入蜀

劉璋之親信姻親並皆引用而西土歸心唐太宗之即位齊府私人亦皆收用而天下乂安此則英雄之君顛倒豪傑之舉也或難師法而至於司馬懿之誅曹爽凡其私黨親人置之刑辟者外一切勿問或加任用故衆心咸歸雖有母丘葛誕之變天下不搖姦雄僭竊之徒猶尚以棄讐畧釁收拾人心終成功業今日朝廷於蕩平之道或有所未盡者而乃於重夏等類寬宥其罪則深恐不足以消禍萌而反足以致疑懼人心不安何事不有然則一人失刑似非大段而事勢相激實係安危以　殿下之明聖苟能剖析

及此則赫然發命正其典刑奚待羣下苦口而力爭哉因此一事不獨爲重夏之所誣者皆欲無生凡以重夏爲可殺者亦成一團論議慨歎不平其積亦多舉國中分之餘以其一半又爲中分此誠朱子所謂以梁益之半於其中又分彼此如兩國然者也分裂乖亂至於如此而國不滅亡何可望也思之至此誠可謂流涕而不足者也且或曰誣告者必所告之人至死然後有反坐之事而重夏所告則元無至於死者而加之以極典則非律文本意也此言又大有不然毋論前代故事以近日目見者言之　孝宗朝丁

酉年唐津人有告變者嚴鞫取服置之正刑　顯宗朝庚戌年淸州人有告變者朝廷初不問所告之人而卽加極刑至於庚申以後梁國貞盧繼信及全翊戴等皆未聞所告者之致死而朝廷並加以極罪至於重夏然後乃有所告不死不可償死之論此亦何足以定是非而服人心乎此二事乃今日羣情之所不安朝論之所攜貳者也不於此明示處分而但欲抑遏勸定以成一同之論則朝廷安得以調和乎臣實未知今日召災果在於何事而求之朝政大拂於人心者無過此二事故深願　殿下加之澄省亟賜

明斷以爲鎮服人心和協朝廷之地然後更議修明
朝政振舉綱維以爲消災異致治平之道不勝幸甚
議
仁嬪墓石物破毀人擬律議 甲子
因私鬪受杖之嫌爲作變移罪之計論其情犯雖殺
無惜而使子妻證成而加之以刑戮則實傷於倫理
旣推覈得情而不施以重律則亦欠於懲惡以按問
違法推刑官以全家遠配絕後患恐似合宜
拭 梓宮節次議
結褁解褁之節不載於五禮儀此是發引及卽玄宮

時應行節目雖無條列之文自可推度而知之也拭
梓宮旣在未陞輴之前則其應爲解褁可知拭 梓
宮拂棺衣後捧 梓宮陞輴則其又有結褁可知而
但似不必如初之堅密也當初制禮之時未解褁前
不可先拭 梓宮豈不慮及而有此文哉且念禮之
爲用必以節文爲言者以其節不可凌躐而文不可
疎略也發引時結褁捧舁於道路之間不能無撼動
及到 山陵殯殿宜有解褁奉審之禮今若仍初結
褁奉下退壙然後始乃解褁則設或有意外之未盡
者亦將無及矣其於必愼之道誠不無率爾之嫌以

此言之未即玄宮前結裹之當解似不但爲拭　梓宮而已也且伏聞即今　梓宮用漆布後不無萬分之一可慮者奉至　山陵勢將即爲解裹奉審云然則尤不必以結裹之難解爲拘也拭　梓宮雖在於未陞輴之前而下退壙後又有再整棺衣之事則五禮儀所載求之禮意情文已極詳悉而其在事勢亦似便當恐不可舍此明文而仍遵近例之苟簡

傳曰　梓宮奉下退壙後始解結裹則先拭　梓宮於陞輴之前事勢難便故更爲下詢矣右相所陳頗爲詳盡依此施行而陞輴之際更爲結裹

沈彦光復官議

沈彦光之引進安老本出於救解士類之意安老當國之後又有悔恨崖異之事則其心之無他似無可疑但引入小人終難免誤事之罪見欺之後雖有悔恨之心且無明白上聞之事則至及安老被罪之後朝廷公議追咎其誤事處之以奪職之罰未見其過當若使稍有黨附之迹又無悔恨之心則其罪奚但止於奪職而已乎若使彦光在世則朝家推原其心事更爲收用亦或一道而旣過百年之後追復其官爵事體重大非在下所敢擅議

國恤三年內擧子服色議

國恤卒哭後選人之皁巾靑帶旣有朱子之說生員進士生徒卒哭後入學校著黑巾亦載於五禮儀巳亥年　國恤時儒賢在朝者多其所講定必有意見到今輕議變改似涉重難而自巳亥以後累經　國恤遵用此制已久且自今年四月卒哭以後士子之出入學校課製皆著黑巾云監試科日在於再明一日之內猝變前規則許多士子輩必有未及聞知顚倒眩惑之弊且京中試場則雖或著白巾外方諸道擧子則必依前規仍著黑巾同日設場中外異色其

在事體亦涉未安己丑 國恤時場屋之著白巾雖
未知因何曲折而卽今變通事勢急遽今番監試姑
仍己亥定奪使之著黑巾而更令禮官徐議博詢以
爲從容講定之地似當

山陵展謁時並行親祭及拜 陵禮節目服色議

新舊陵合享與各享望 陵禮兼行與別行或嫌於
主哀或疑於壓尊古禮國典無可憑據誠難强其所
不知有所云云而既承下詢則亦不敢不以意對
舊陵展謁服色雖曰異於 新陵墓藏園寢自是與
哀之地故雖平日拜 陵亦變吉爲淺淡以此推之

以素冠白袍展謁於 舊陵亦恐無害於禮意而但
念以素冠白袍兼行新舊望 陵之禮則亦恐有混
幷之嫌若先以素冠白袍望拜於 舊陵繼以喪冠
喪服望哭於 新陵則其於情文無或得當耶且
舊陵祭攝行之議本緣服色之有妨而亦似有歉於
永感追慕之孝思望 陵禮若可用素冠白袍則至
於祭禮亦依望 陵時變服之節先後親行似無不
可而臣以膚淺顓蒙與論於疑文變禮之間極知僭
妄唯在 聖明更詢儒臣而處之
傳曰正合予意依右相議施行

練後　山陵　魂殿內侍以下服色及百官進
見服色議

五禮儀內喪十三月練後百官服吉服而內侍司謁
司鑰書房色飯監仍著白衣烏紗帽黑角帶云大槩
五禮儀則　殿下自卒哭後視事以白袍翼善冠烏
犀帶終三年故內侍小臣等一從　上服不敢與百
官同也　宣祖朝閔純建議後始有白帽布裹帶之
制故前爲烏帽黑角帶者今爲白帽布裹帶矣甲寅
禮官乃於　大殿中殿內侍以下從今制爲白帽布
裹帶反於　魂殿陵所內侍以下從古制爲烏帽黑

角帶輕重乖錯決不可從而今此禮官啓辭又以白
帽布褁帶爲五禮儀所載云者亦踈於稽考矣以臣
淺見 大殿中殿 魂殿陵所內侍以下皆當一依
今制爲白衣白帽布褁帶似無可疑至於過練祭後
百官進見服色則五禮儀無可据之文誠難義起但
以五禮儀內喪在先 王世子及百官進見時變凶
從吉之義推之當 殿下服制未闋之前以白袍白
冠布褁帶引接羣臣則羣臣之不敢以純吉之服進
見亦甚較然似當以淺淡服烏帽黑角帶進見而事
無經據不敢臆斷

鄭得春定罪議

鄭得春父死埋葬三十餘年之後以其兄弟連患大風症身死之故疑其葬山之不吉發掘燒火已自款服矣其言從父遺言者當其身死之初旣已埋葬則到今飾辭本不足擧論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其爲綱常一也謀毁山陵者律以大逆凌遲處死則今此燒其父骸者安得免弑逆之律乎且或以爲愚民無知自不覺其事之同歸於弑逆而比之弑其父疑或有間云爾則亦大有不然者傳曰不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明乎春秋本非人人之所能而及其首

惡之罪既成則本無貸愚之法教化不明風俗壞敗
正是今日之所深憂如此惡逆之人若不重其事正
典刑則非但有欠於天討亦恐遐方冥頑之民益不
知警懼依法例三省推鞫處斷無可疑者

李時興定罪議

三代斷獄定於槐棘之議故任人而不任法至於後
世則事異淳古不得不一斷於法以此凡有罪犯必
先考律文得當律則殺之如或本律不明則不得以
比律斷以一罪乃法家之定例也今此李時興以其
孼三寸爲其父以其父爲其孼三寸以其母爲其孼

三寸之後妻論其情狀豈有可生之理哉但念求諸
法律換易父母者未有處死之文至於續錄有罪犯
綱常情理深重者全家徙邊之法時典罪犯似當於
此律法文之外更爲定律誠非愚賤之臣所敢擅議
且近來教化未洽民習日惡以生存之父母謂之死
而被衰服經官門者前後相續冒屬忠義易其父祖
之名者過於萬數此類皆不得處之以死則似難獨
於時典別用極律矣第時典既犯綱常之罪而本道
乃引受教出身子孫及四祖有顯官者除全家之文
斷以流罪既曰罪犯綱常則安可更論士族子孫乎

以此定罪實甚謬誤凡若此類勿論士族與否一用全家之律似合法意不可不自時與爲始更以此定律施行

禫祭後祝辭稱號議丙寅

雜記曰祭稱孝子喪稱哀子而儀禮卒哭饗辭猶曰哀子某先儒黃幹釋之曰卒哭之祭以吉祭易喪祭則合稱孝子今尚稱哀者豈孝子不忍忘其哀至祔而神之乃稱孝歟禮意如此故家禮卒哭稱孤子哀子至祔祭始稱孝子祔祭後小祥大祥禫祭又稱孤子哀子至時祭乃稱孝子時祭卽禫後吉祭之比也

明儒所述儀節我國先正所修喪禮備要稱哀稱孝亦皆依家禮之制矣今考辛丑儀軌自卒哭至小祥大祥皆書哀子則既與雜記卒哭稱孝之規有異至禫祭遽書孝字則又與家禮祥禫稱哀之制不同揆以古今之禮皆無所合今番禫祭之書以哀字雖出於香室官員不考儀軌之致既不用雜記卒哭稱孝之古禮則唯當從家禮祥禫稱哀之明文一定之式似不可易此矣至禫祭已過祔廟未及之前祝辭之稱謂則古今之禮無此節次書哀書孝無可考證而第以黃幹所謂至祔而神之乃稱孝者言之卽今告

事於　魂殿姑依禫祭而稱哀或恐無悖於禮意

金厚男定罪議

金厚男欲爲泄憤於崔南山之計掘取其弟家病斃之男兒屍稱爲己子而誣以南山之踏殺送其女兒於弟家以爲藏蹤之地使其姪時丁呈狀官家檢屍成獄南山終至於杖斃今論以誣告律發狀之時丁爲首而償命主謀之厚男爲從而免死則原其情狀輕重有乖論以謀殺人則厚男以立謀爲造意時丁以呈狀爲加功皆當處以一罪而或慮此獄誣告爲當律謀殺爲比律此該曹之所以有所疑難而請詢

於臣等者也然今觀二人之情犯若以誣告斷之時丁以發狀之人反坐處死固所當然而至於造謀發狀換易見屍檢屍時識認成獄皆出於厚男則決無爲從而反輕之理且律之所謂謀殺人非特以梃與刃而已雖擁道遮阻恐嚇之類亦皆以加功處絞則今以殺人誣人換屍立證者斷以謀殺人亦未知其不可也曾在　先朝平安道有李枝恤殺獄枝恤之父則坐誣人呈狀枝恤之妻則坐虛認檢屍皆不免反坐處死今此二人所犯叅以前讞亦不可有所異同

後宮選入議

今 聖教之以選後宮爲問實出於 宗社之大計凡在羣下祝聖之心夫誰曰不可哉第念自古國家禍福之端或在於嬪御之廣而上天 祖宗之所默祐子同之生方庶幾有望恐不可不深慮而處之也

朴淳賜謚議 丁卯

朴淳謚狀不但以死 王事爲言備擧淳諷諫開譬能得 太祖回蹕之諭爲功且言以問安使前往者皆死淳之往在於最後能致 太祖決意南還而考諸實錄旣無許其回蹕之說李選劉中且擧古人私

記以爲淳死後不特無决意同蹕之事事故實多而
護軍宋琉亦到咸州踵死此皆與諡狀相左若使諡
狀只擧死　王事爲請而循例賜諡則固無不可矣
今旣疑事實之或與諡狀不同而仍賜所議之諡論
以朝家事體實涉苟簡且淳之職實錄則以爲大將
軍麗朝官制大將軍乃從三品職而國初似仍麗舊
本非賜諡之品諡狀則以爲判承樞府事而但出家
狀不見實錄故或疑其贈職而非行職此等數端皆
在於疑信未定之中易名重典不可不得其實蹟而
處之今因此事特考實錄雖涉重難此非一日時急

之事姑且停留以待日後因他事考見實錄之時更考 聖祖回鑾時顛末及淳之職品高下處之似合於詳審之道

咸安婢春玉復夫讐議

禮與律皆有爲父母復讐之文則妻之於夫義無異同本非闕文且已於其夫逢丸致死之時發狀官家則與元不告官者有異及其與讐人相見殘弱女人誠難執捉詣官以此言之不告官擅殺之罪亦似不當施於此女觀其積慮處事義烈足以警俗其在朝家勸懲之方唯可褒而無可罪

星州罪人定罪議

律有已行已傷已殺三等之分其所謂已行者謀計已發而已比之已傷爲輕則實非已殺之謂今星州之獄乃是已殺而該曹於金振甲及碩哲之照斷皆引已行之律實出於錯認之致今又以謀殺者之雖二三人被殺者之雖緦麻疎族手自戕殺中路助勢在家與謀等項條件爲疑至於啓請定式臣意凡謀殺人者雖十人共殺一人未嘗計等名數之多少加減所犯之輕重緦麻以上律有明文則族之疎密又非可疑之端手自戕殺中路助勢當坐以首犯與加

功之律至若在家與謀則此獄干犯人中元無此事本不必疑難於此獄而日後設或有如此情犯則只當依律謀殺人條造意者身雖不行仍爲首論從者不行減行者一等之文處斷而已律文條例旣如此則似不必更定新式矣但念兩人所犯該曹以爲初無同謀之事而至於照律則皆以謀殺爲斷者情與律實相牴牾有欠於審克之道若曰此兩人曾前雖無結約謀議之事至於殺害之處與之共守柴門顯有觀望相助之迹毋論曾前與臨時手犯與從行俱不可免叅謀之罪云爾則振甲當依謀殺緦麻以上

尊長斬之律碩哲當依奴婢謀殺家長夌遲處死之
律若曰守其柴門不可謂之謀殺云爾則量其情犯
別爲處斷可也今該曹所引謀殺已行之律則旣不
屬彼又不屬此莫重綱常之獄似難以不襯之律處
決該曹之啓請定式雖可姑舍獄情本根不可不先
加審覈俾無適輕適重之差

起復寫 御容議 戊辰

禮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唯金革之事無
避今 御容摹寫事體雖極重似與金革之急有異
上之使之是爲奪人之親下之承命是爲奪親决非

盛世之所宜有也至於金革之事公羊傳猶以爲君
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而況非金革而可以使之乎
國之維持在於禮防之嚴不可輕有所變壞且命下
之後當之者終不承命則徒損國體無益於事此亦
不可不慮臣之淺見竊以爲未安矣
影幀摹安時告　廟議
宗廟之禮主於嚴敬苟非典章所載有難率意而徑
行光海時旣有兩度移安　影幀設科之擧而未嘗
告　廟且以　仁祖朝丁丑年事言之缺裂見失之
時旣不告　廟陳慰則設令其時改摹重安亦似無

告 廟陳賀之禮盖 宗廟影幀雖均是崇奉於
祖宗而 影幀比諸 宗廟則猶涉燕私前例之不
相參錯恐不無意義

張希載定罪議 甲戌五月二十日

張希載之罪旣是係干惡逆而流入諺札又是 上
所親覽則其爲明白不啻在下衆證之比渠雖抵諱
直爲照斷似無不可且漢之薄昭文帝之舅又有代
來之功而文帝猶不貸其死今希載比之薄昭言其
親則輕論其罪則重非但在法難赦設令 王世子
年旣長成則必自有以義滅親之情矣第念卽今事

勢　王世子方在幼冲之年不能自有所省知而外
姓至親唯有希載一人此　殿下所以閔惻哀矜而
有下詢之舉者也孟子所謂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
不愛者豈非若此等事耶雖然法外酌處非在下所
敢請

復勳後教書改作議

當初策勳時教書軸既已毁除則到今復勳時改書
當時教書而年月之下懸注某年罷勳某年復勳若
追贈官教懸注之例則雖不改作新教書曲折可以
該備似不必疊作二教書軸

原從加錄議

臣聞長老之言 仁祖朝靖 社振武等勳錄於原從者宜多而其數猶少及至寧國勳原從至於二千時人大以冒濫爲言矣及至保 社勳則原從至於四千之多云其爲冒濫又倍於寧國到今復勳時曾前所錄亦宜減削何可復有增加乎原從勳雖曰輕微國家推恩至於宥及百世則當初工匠員役之叅錄已極猥雜到今歲月旣久之後又許後都監員役之入錄殊甚無謂只依他都監例畢役後題給米布以酬其勞並勿許入錄原從似合事宜

睦來善定罪議

睦來善之所爭在於不恭不敬兩句語之間兩句文勢語意不無些少緊歇矣雖然初若直以不恭順爲案則其罪亦難容貸而第申厚載中變其說且有文迹之證爲來善執言之地到今若以不恭不敬斷罪則罪人猶不至無辭若以不恭順斷罪則自緊至歇亦似有差減之道至於 翼陵在天之靈一段蓋觀政院日記謄下者則所謂不當云者旣不可必知其果如供辭之意亦不可必知其果不如供辭之意此是罪之可疑者也今 聖上矜其耄耋之

年念其驅使之久推以 天地之大德恐或一道

德興大院君廟 展謁議乙亥

古昔人君有問臣之疾臨臣之喪者及至 本朝亦有親祭大臣之喪而況醴泉之所源靈芝之所根雖奪於大統奉以私廟一者展拜行以家人之禮揆以情文有何不可乎先正臣李珥之言實爲可據其在追遠之道亦似不當以世代之遠爲疑而病昏之見未知其必合事宜依左相獻議更令儒臣博攷故事似不可已

世子嬪展謁 永昭殿議丙子

令此 世子嬪展謁 永昭殿之禮考諸古禮及家
禮行之無疑而惟我朝五禮儀無其文故前日下教
時在京諸大臣禮官儒臣及在外諸臣皆以創行國
典所無之禮爲重難矣今者玉堂儒臣以 宣廟朝
副提學李睟光劄子及大明會典爲據更請 世子
嬪謁 廟之禮而推其義而上之又有 王妃殿展
謁 太廟之議有此下詢之命臣於私家尋常禮節
亦是聾瞽之甚者而況於 王朝莫大之曠典何敢
容議且會典乃是時王之制 先朝舊臣亦嘗有陳
劄仰請者則到今依此擧行誠不無所據矣雖然古

令有異禮亦因時而變古者兩君相見之大饗夫人與焉而自中古廢之降及春秋之時人臣猶有見小君之禮而在漢唐無聞古禮之不可行於後世者多矣以三禮遺文言之后妃之有事於太廟斑斑可考者非一而我國五禮儀獨闕而不舉未知偶有疎漏耶抑或不能無其意耶內外之別今之比古益密王朝之比私家尤嚴大明會典及李睟光劄子雖如此臣之愚見則猶不能無重難之意且集禮與會典均是大明之禮而一有一無未知會典雖具其文亦有未及盡行者耶抑果遵用於 列朝耶至於李睟光

劄其時陳列如此而　聖祖許之耶且不許之耶若
或不許則其所執者何說耶此等故事必皆考得其
實然後似可無疑今欲有改於國典不可不鄭重而
詳審之

朴女定罪議 丁丑

伏見刑官啓達之言旣曰盜鑄之類設爐於朴女之
家不可謂不知情又曰招集無賴人私鑄朴女之家
都是其奴守仁之所爲旣曰不可謂不知情則何以
曰都是其奴之所爲旣曰都是其奴之所爲則何以
曰不可謂不知情乎刑官所啓前後不相照管臣於

此議誠不知何所據以爲言也韓愈之言曰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以此覈其情實權其輕重斷之以法獄成輸于上唯在於司寇獄成之後其有法外之可議者則詢于大臣亦一道也今左右之說陳逵搨前無所指一而有此下詢大臣之請其與漢丞相所謂卽問决獄當責廷尉者異矣設令刑官誠有不敢自擅之事先具其獄斷以一定之法然後更請詢問似合事宜

世子嬪曾祖父母服制議

禮爲曾祖父母齊衰五月爲外祖父母小功五月爲

曾祖與外祖月數雖同服齊衰與小功輕重自别而今考五禮儀則 世子嬪爲外祖有擧哀之節又有成服之禮大明集禮則東宮妃爲外祖雖無成服之禮猶有擧哀臨喪之節乃於曾祖擧哀成服俱無擧論竊伏念中朝及我朝制禮本意必無擧輕而捨重急外黨而遺本宗之理無乃東宮妃之有曾祖是古今之所稀罕故編禮時講論容或不及典禮者考据且無前例而然耶雖然此乃無於禮者之禮也慒淺之見不敢質言

傳曰禮緣人情而五禮儀中世子嬪之於曾祖父母之

喪服制與舉哀闕而不載有未可曉者五月之服雖同
輕重則異而今乃曰無於禮云而廢而不行可乎磨鍊
舉行宜矣

獻議後翌日以問安入闕中取見講院所藏杜氏
通典則開元禮凶禮條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
爲父母祖父母舉哀其爲曾祖高祖父母夔舉哀
與祖父母同成服其爲曾祖高祖父母與六宮成
齊衰三月之服如常東宮妃其爲曾祖高祖父母
與良娣以下俱成三月之服如常蓋曾祖父母本
服齊衰三月而魏徵奏請加五月故此云齊衰三

月開元禮所載如此而大明集禮及我國五禮儀皆落漏不載此兩書皆本於開元禮而疎略如此矣沈權之喪禮曹初以五禮儀所無舉哀服制不得磨鍊以入之意入啓則講院請令儒臣博考典禮玉堂又請令禮官更議至於議大臣而皆以典禮所無不敢容議爲對余於獻議時方在 舉動依慕不及取考書冊只以臆見爲對及見通典則其詳如此記載之疎漏考据之不詳古今同然若非 睿旨特斷無以正之惶愧無已

祭天宗議

國運不幸大饑荐臻如有可致豐稔之道則宜無所不用其極而先王命祀各有分限是以孔子以楚昭王之不祭河爲知大道季氏之旅太山爲不如林放近在山川尚然而況可以遠及於天宗乎祈穀於社稷雖出一時義起之禮而以此爲證又祭天宗則其將又祭於社稷乎祭旣涉僭位無其所臣之淺慮恐難擧行

傳曰今姑置之

林慶業伸寃議

林慶業之干連器遠逆謀雖出於當時諸賊之招而

渠既不服而死 仁祖大王又有閔其抱寃之教則
自朝家深念平日之功勞特許昭洗於身後誠爲盛
德事矣至於逃入中原一節則蓋因慶業自奇其才
欲一展布於天下且欲爲我國雪耻而扶義似非專
出於貪生畏死之致而但念當獨步事發淸將挾
世子來住鳳城詰問於我國也其事機之危逼不特
主辱臣死而已且渠初既叅與其事則所當以一身
之死塞一國之禍而脫命跳去無所顧藉使 聖心
驚動一國騷擾論以人臣危身奉上之節亡命之罪
有不可免及到中原又値明朝垂亡之際功業無聞

身名俱辱有難以不成之志貫已定之罪故自慶業死後士大夫於涉談之間未嘗不惜其才而憐其志終不敢以揭厲之恩仰請於朝者凡以此也今 殿下乃於中夜撫髀之際歷考 先朝矜念之教有此詢問之舉蓋論此事自下言之則常例之外誠不敢妄有開陳而自 上言之則典鼓鼙之恩許尊周之義追 先朝之志激一時之氣特施格外之典亦是一道恐無不可

魯陵愼氏追復議 戊寅

光廟靖難之舉雖曰禪授實則革除雖曰初尊爲

上王後則不克有終在今我 後嗣王惟當爲親諱爲尊諱而已凡在我後民亦惟當爲國諱而已今徒知 魯山寃鬱之可伸而不知於親於尊於國之當諱者其於春秋之義不亦遠乎 祖宗朝事有若中廟己卯 明廟乙巳出於袞貞芑元衡之欺誣且是以 君上罪臣下者也及於 後王追雪其寃更復其官誠有光於 祖宗之德而不害於繼述之道至若 魯山事實緣其時事勢之相逼不可歸罪於六臣之激成孽麟趾之密贊亦非己卯乙巳臣下之寃死者比也其事之難言也如此則既往之事雖不

可掩只宜議論不敢到愁置之耳今乃標擧其事明言是非欲有所變通而曰如此則可以于湯有光而必無慙德之嫌云者誠不知其何說也且既復 王號則奉以別廟尤無所據于今代數雖已及祧蓋言其位次當從魯人之順祀躋在 光廟之上 光廟洋洋之靈若念疇昔之事想必驚顧怵惕不能自安於陟降庭止惟 魯山亦必愀然怛然不樂於芬苾之序享神理人情夫豈相遠乎且既擧大禮則當特告於 太廟頒教於中外當時禍變之故若從其實則有不敢言者若有所隱則是虛文也亦何以孚格

於神人乎昔在 宣廟朝筵臣朴啓賢論成三問之
忠大激 天怒將加以罪因相臣洪暹救解而止先
正臣李珥日記以爲春秋爲國諱此亦古今之通義
啓賢輕發非時之言幾致 主上有過擧可謂憒不
解事在今言之追奬六臣宜若無妨而先正之言猶
如此而況於復 魯山位號乎此事考諸唐宋以前
無可爲證惟明朝有景泰帝之復號然其終始之際
與 魯山有懸殊者非所可擬及其季也弘光之追
上建文謚號正與此相類但念其時朝政皆出於馬
士英之手尨亂極矣故非特建文復號且追尊其私

親爲皇至於列朝以來有位諸臣不問賢邪悉贈美謚天下不勝其譏笑未期歲身禽國滅此何足爲後世倣行之典禮乎伊昔前賢於　魯山事皆爲之盡傷陳聞於　上者多矣或請其修墓或請其致祭或請其立後而未嘗有及於復位者唯向日尹鑴以此爲請而見塞矣今何可復踵鑴謬也至若愼氏復位亦有所未安孟子曰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是故春秋於魯君之無王命而立者皆不書卽位此以卑者必得尊者之命然後可以定其位也以此推之妻之於夫亦然當初愼氏之出雖曰非　中

廟本意然且以　中廟之命出之矣在　中廟當宁
之日若金淨朴祥等之陳疏請復誠可謂得義理之
正然　中廟未嘗有處分而禮陟在天今已過百有
餘年矣在我　後王乃於　祖宗妃匹之重無所稟
承以意進退俾之增齊體於於穆之地加並享於
二后之右是豈禮經所謂有廢莫舉之意乎春秋於
先公夫人雖大故之所當絕者不敢貶與號皆書以小
君此乃臣子於君親之尊不敢自擅其與奪之義也
以有大故而不敢擅奪者推之其有大寃而不敢擅
與者亦可知矣若　貞陵昭陵之復則有別焉蓋

二陵當 太祖文宗時未嘗有廢出之命生居尊位沒膺尊號而 陵廟之不修乃在於繼世之後故後之復位名正言順無可疑者矣烏可與今日所論比而同之也三代以後帝王家法多以宋朝爲据仁宗郭后之廢由於呂夷簡閻文應表裏構成實是千古之寃痛當其時孔道輔范仲淹等以死爭之此誠臣節之所當然然自英神以後則名臣大儒之論未聞有以郭后復位事爲言者豈不以易世之後無可稟命之所故耶哲宗孟后亦因章惇讒搆而廢至徽宗朝向太后以哲宗平日追悔之意使之復位此乃以

姑而復婦非以叔而復嫂也厥後再廢及靖康之亂
宋之遺臣迎入禁中此則是搶攘中事非可援例者
以此言之今日之復愼氏稽之於古將何以爲据乎
臣本無見識加以疾病耄昏退伏田間不可與論於
朝家莫重之典禮而旣承下詢不敢不以臆仰對

祧王謁 廟及冊寶書尊號議

臣本不學昧禮加以耄病昏塞而累承禮官之遠詢
不勝懃惶戰慄而且臣今在野無書籍可檢輒以臆
料爲對臣誠死罪死罪蓋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
存乃是聖人之遺訓以此先王於事神之禮率多以

生人之情緣之爲節文邃古則毋論矣今以國家見行者言之新祔　太廟之主必朝謁於　祖宗之位亦豈非緣生人之情以爲之禮者耶夫然則今者端宗大王初膺追復位雖當祧主實新祔輦過　太廟神門之前而不爲之一入朝謁遷迤徑行即安于祧廟則默想　神意不瑕有歉然者乎深惟我　祖宗之意如以後孫之在鑾而得伸爲悅則無或以不得一相接過去亦爲之缺然乎禘祫之祭歷代帝王之所同行而我朝則未遑今於　祔主朝謁之應行者又廢而不舉則豈是監先王序宗廟之道乎且新

祔於　太廟不諱於　永寧者其義自别恐不當擬議於此矣且聞古禮五廟七廟各有其宫故凡有事於廟中未嘗有相壓相妨之嫌降以後也皆用一廟中以西爲上之制而新祔例於先祔爲子孫然則新祔之朝諱也禮無奉降之禮固其宜也其或新祔尊而先祔卑則其尊卑之間截然有君臣之分與父子之等矣尊者行禮於楹外之階卑者高處於榻上之室只隔以簾帳晏然而自如者實恐非人情之所安故臣於前者此議敢有所云云矣雖然朝廷之禮類以已行之前例爲據廣詢之後則惟在　聖明用中

而酌處至於諡冊寶篆不可並書前日所上之尊號事理當然無容他議

庭試改爲增廣試議 己卯

今此慶科之以增廣改爲庭試事體之未安誠如臺臣儒臣之言而但朝令數變不能取信於中外實爲近日之深弊前既一變以致羣議之多端而今又再變則恐爲顛倒之甚

己卯科罷榜議 庚辰

今此科場之用奸至於此多非一擧子有罪可以罪擧子者比且國綱之不嚴乃至此極其在振肅懲厲

之道不可循常處之有難仍存其榜

削榜後更設議

以科舉古例言之旣罷文科則武科生進之並罷當在其中而朝家只削文科仍存武科生進者不但以唱榜經年之故實出於莫大慶科不可全沒之意此所以只曰削榜不曰罷榜者也今乃以無文榜爲欠更設無名之科以爲湊合於前科之地旣無意義實甚苟且且今紀綱頹廢人心汚下禮羅賓興之所乃有此無前奸巧之變朝家方嚴討痛懲之不暇慰悅士心甚非其時一邊搒掠狼藉獄事未竟一邊又開

試院長其爭競深非所以厲士習敦士尚之道且奉先之道莫重於祭過時則不祭者以禮不可苟爲也今此慶科有此削榜雖甚不幸追後別設欲補其缺亦恐非禮意也

科獄輕囚酌處議

今此科獄凡大科小科擧子官吏等先後所發各項情節無非出於閔時俊之招者旣同是一人之所告而分而二之或方爲拷訊或先有開釋殊非按獄之體且罪囚之干連於一獄者雖或有輕重之差殊苟非灼見其冤必待重者結末然後乃議輕者處决次

第當然此獄之發歲將再換一向淹滯於其情狀已
著者既不能了當於其端緒未覈者遽議其酌處恐
非嚴國法杜後弊之道且獄事之年月既久難於憑
驗云者指或無當身或無元告或無證左無處詰問
之謂而今則當身與元告及援證諸人方同在獄中
實非久遠難明虛實難得之比若以時俊之往來變
辭謂之難覈非但小科大科亦然明辨折獄之道恐
不當如是也且近來國綱之解弛專由法不行於右
族今之所議諸囚無非巨室亦有戚聯之人而不究
其實先從惟輕亦恐不足以服人心也且所謂令反

側子自安者當其時君臣之分未定人人皆懷去就之心故也此豈今日所可援而爲例者乎今此諸囚亦本以士子爲名者如果有罪則尤宜正法如果無罪則亦宜雪冤今朝家置之疑信之間乃以反側子處之則臣恐在朝家爲不能明其政刑之歸在諸囚亦將生不如死也臣疾病沈淹神識昏昧而旣承下詢不敢不黽勉仰對

啓聖廟議

啓聖廟之議始發於宋末諸儒更發於皇明諸臣成於嘉靖年中張孚敬之所建請蓋觀前後諸人所執

以爲言者以顔曾思父子位次之倒置也竊以此義推之未知啓聖廟之制棟宇之高卑間架之闊狹祝幣奠獻之節犧牲籩豆之品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將一用王者之禮與大成殿無少差別耶抑或有所減損者耶若一如大成殿則毋論禮意如何事勢亦必不逮若稍有減損則論以孔聖尊其所生之心彼此隆殺豐約之間豈不蹙蹙然有不自安其大享者耶顔曾思之先於其父有孔聖在上猶可以壓尊之義爲言至於叔梁紇不祀則已祀之而有降於孔聖又將諉之以何義耶欲以安顔曾思之心而反致孔聖

之不安則豈不有乖於輕重之倫耶大凡人於其祖先誠有推及追遠之義至若尊師道則雖孔門諸弟子只爲孔子服喪三年而已必不推及於孔子之父而況千萬世之後因尊祀孔聖之義推及於叔梁紇又因叔梁紇之祀曾點顏路孔鯉之外又推及於不知名字之孟孫氏又以其例推及於程朱之父又引其例並祀周張之父有若臣僚之受爵於朝追贈其祖考者然其在爲聖賢崇德報功之義無乃有欲尊而反卑之嫌耶且經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雖祖宗之廟唯有功德如殷湯周文武不遷而已自其禰以

上無不以次祧遷在祧而墠在墠而鬼古之禮也今
乃爲自古在昔悠遠聖賢之父不問其功德有無無
論其名字之知不知通祀於天下永世無極揆之禮
意恐必不然此事雖已定奪於 先朝而其時不卽
擧行者無或有論議之猶未定制度之猶未詳而然
耶且伏念此事藉令日當行終歸於繁禮彌文似非
今日之急先務不如姑寢以待後日

沈埈崔守慶復科議

書題之一字落書試卷之不踏小印俱是有違格例
而掌試之人不能致察拆卷之初朝家若特施格外

之恩如宋廷奎之事則令無可言今此沈埈崔守慶則臺諫旣已疏論大臣又已獻議以其有關後弊有拔去之命則到今經過累年之後又引宋廷奎以爲定例而請其復科者非但朝令之無恒日後之違越格例將無以禁斷罪之在擧子在試官情之可疑與無可疑俱不當擧論

弘福北漢築城議 庚寅

伏念臣從前負罪之外又有新罪方此跼蹐中路以俟譴罰誠不敢以大臣自處預論國事之得失然從前旣以在囚在謫亦對詢問仰塵於 聖聽則今臣

前後負犯雖與在囚在謫者同何敢不悉陳愚見以俟 聖明之裁擇乎今此北咨之來人心無不驚懼以爲海賊必將朝暮來犯未然之事實難逆覩而内顧國事百無可恃人之驚懼固所當然但念所謂海賊若是有大討遠圖者則必犯中國腹心之境必不以若干船隻剽掠於遼瀋沿邊此似是出没海島之刼盜耳若然則亦必不近搶吳越靑齊財實所蓄之處而遠搶外國凋獘之地誠不知必有是事設或有之乘船越海之賊其數必無多我國沿海諸道若選精勇騎射之士或使自備私馬或給牧場官馬優給

喂養之芻穀以待明年三四月春和賊動之時則於
其間士可及練習馬可及肥健海外遠來下陸剽掠
之賊其衆雖或至於千萬以突騎數三百亦足以衝
擊而摧破之不必遠論前事以今咨文中海賊之見
衄於金州者見之亦可知其勢之有必然矣然則今
日所當急講者宜在抄選精鋭之突騎以當越海下
陸之步賊而伏聞朝廷先以都城之守不守北漢弘
福新城之築不築爭論未已云臣誠恐其大有失於
緩急之計也且都城事臣於丁亥秋承命在江郊時
備局堂上以廟堂意來問臣已悉陳其難守之狀矣

至於北漢弘福則臣未知險固形便之果何如而朝家若欲爲十年後計從容講究且擇朝臣中可主其事者如南漢之委任李曙則久遠之後或可爲得力之地卽今海賊之憂若曰無其事則無所事城守若曰有其事則似在於明春而今乃議築未築之城其何能及事乎且念我國兵力雖極凋弊紀律雖極解弛以堂堂萬乘之國聞遼瀋間過去之剽賊國中先自驚擾殆有土崩瓦解之勢此誠不可使聞於天下後世以卽今鎭安民心之道言之築城守城之計姑且徐徐議定專以選將鍊兵防守於沿海之處使賊

不得侵軼於近京之地似是今日所當急先講究而措置者也曾在甲子年間湖南海邊之人自言漂到鄭錦舍所在處持其書來上送廟堂其書有與日本連和我國同擊淸人之語朝廷雖知其書之虛僞亦不能無慮下詢禦寇之策於諸臣臣於其時初拜相職故以爲此書雖詐譎不足信然朝家若欲因此爲陰雨之備則乘船下陸之賊其擊之也當用馬兵而我國馬兵之可用者都監馬隊之外外方元無選擇鍊習之兵咸鏡道地邊胡人多服習於騎射馬能馳突於險道且人與馬皆能累日不食不至困疲實非

內地之可比請選北道三百名使北兵使將之又選南道三百名使監司及南兵使分將之其選擇之規合品官儒生出身閑良行伍軍兵公私賤人只取其有勇力能騎射者以爲緩急之用事啓稟得請講定節目啓下廟堂分付本道舉行而號其軍曰親騎衛矣聞當初則所選頗精銳可用卽今則頹弊疲殘大不及初選時云然其規制貌樣亦必猶有存者更命本道監兵使汰其老殘更募壯健充其舊額以爲隨時徵用之地則必有其效平安監兵使處亦命依親騎衛節目抄選鍊養亦必爲應卒之用至於黃海道

則已有御營廳之馬兵禁衛營之別驍衛而其曾前選擇與鍊習未知果可用於急難與否更令本軍門及黃海監兵營通議急時講定或因舊選或加新擇而亦令監兵使分將於本道而合用於受敵之處則其爲得力必勝於卽今海邊舟師及陸地束伍之生疎孱弊易致奔潰者矣雖然將領亦必得其人然後可以爲用令本道預擇自中之可能統率其下者分領之使將卒預相習熟乃可以如臂之使指矣然若以明春寇至爲慮則亦必於此歲之前分付措置於諸道庶幾可及如或進延稽緩倐過數月之後則亦

恐過時而無及矣古語曰諸侯有道守在四封今當海外之小醜不能擊退於海岸又不能遮截於關防使之浸淫瀰滿於内地驅略我民增益其衆至於圍都城圍山城則一城之外盡爲賊有國勢已傾矣人心已離矣設令城池極其堅固兵糧極其優足亦必無自全之理海賊之必來誠不可知而若爲此慮將以築城與守城應之則臣秪見其爲危而不見其爲得也

傳曰奉朝賀所論儘好而抄選精銳之突騎以當越海下陸之步賊云者正合予意不可不急講擧行爲先斯

遠議處

藥泉集第十三

藥泉集第十四目錄

應製錄

顯宗大王行狀　昌嬪墓誌銘

太祖大王加上謚册文

端宗大王謚册文

明聖王后哀册文　庚申討逆後頒教文

仁祖孝宗頴告不祧後頒教文

太祖太宗加上謚號後頒教文

大殿痘患平復後頒教文

教咸陵府院君李澥致仕書

[illegible]
[illegible]
太祖太宗大王[illegible]文
皇明[illegible]文
聖主[illegible] 戊申[illegible]
[illegible]大王[illegible]文
太祖大王[illegible]士[illegible]文
[illegible]大王[illegible] 昌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十四目錄

藥泉集第十四

應製錄

顯宗大王行狀

王姓李氏諱 字 孝宗大王之子 母仁宣王后張氏右議政文忠公維之女 孝宗以大君質瀋館以辛巳二月己酉生 王有異質自二三歲言動有度甲申 孝廟將由瀋入燕遣 王東還謁仁祖應對如成人問堯舜桀紂時 王方讀曾先之史略歷舉其文以證其所以爲聖暴 仁祖得其對奇愛之有貢進豹皮者品下將却之時 王在旁曰

一豹之捕傷人必多 仁祖嘉其意命勿却 孝廟
之未返國 王每見日初出輒祝曰願令 父母適
返令我得見每遇新味非彼地產輒送獻然後始嘗
侍 父母服御器用雖微物必致祗敬不敢遷移其
不在側亦必思量 父母之意其所嘗不欲者不敢
行嘗出寓閭閻隣有高聲者侍者呵禁 王止之曰
人在其家安得無聲宜使之安不可使苦也嘗出閤
門外見守卒黧黑閔其凍餓命賜之衣又日賜餘飯
終其踐更 仁祖旣命 孝宗爲嗣以己丑二月親
臨仁政殿冊 王爲世孫姿表岐嶷儀度閒雅百僚

相賀設講書院置講官課學是歲五月 仁祖大王
薨 孝宗大王嗣位 王進陞儲貳輔導益備 睿
德日就 孝宗欲王知稼穡艱難使農夫入耕後苑
王曰牛之有功於人人之勤苦而得食乃如是夫輟
食以賜耕者 王記性絕類凡有一見聞輒不忘嘗
讀孟子 孝宗命誦盡七篇無一字錯 孝宗大驚
喜 王自幼及長非讀書未嘗離 父母之側有不
安節日夜扶侍雖命退休不敢退辛卯行嘉禮 王
妃金氏領敦寧府事清風府院君佑明女也壬辰行
入學禮奠謁 先聖仍就博士請業禮容莊重講音

洪亮環庭而觀聽者莫不咨嗟欣悅己亥五月乙丑
孝宗禮陟　王恤宅宗毁擗哭踊有出於禮者越五
日己巳　王嗣位于仁政門顔色之慼羣下不忍仰
視領中樞府事李景奭撰進　孝宗行狀　王下札
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欲致堯舜之治當盡堯舜之
道　先王以此爲修身致化之本且痛慨世事禮羅
俊賢託置心腹交修道義期挽斯世於三代伸大義
於天下者實　先王之志平日樹立之宏規大範而
今此狀中不甚擧論不可不明白寫出傳諸來世札
出見者無不服　王闡揚之思繼述之志焉時盛熱

廬次偪隘近臣請限秋涼移御他所　王曰此何時
可擇居擇居而處身雖安而心不安矣十月丙辰葬
孝宗大王于寧陵朔望祭奠非甚病不許攝省謁
陵寢哀動左右皆掩涕失聲是歲遂行優老恤孤褒
忠孝勵節義獎淸白錄戰亡之典禁錮濫刑官吏悉
蠲兒弱之隷軍籍收布者以水災免湖南京畿湖西
災稅減收米省北關貢賦其流丐於關西者以管餉
米穀計口周給之下內帑木綿千匹發常平廳白金
累千兩諸道監兵營木綿累萬匹以充蠲減不給之
用此乃　王初卽位發政施仁之端也元年庚子以

歲饑減端川貢銀嶺東西大同米諸道田稅奴婢貢
布北民之流出者遣御史撫恤安集之申嚴戶口之
法使民悉登版無敢漏者下餘丁布於江原道分給
遇災之民給中外老人米布紬絮罷諸宮家願堂關
北嶺東西飢民之流入城中者命常平廳周給米鹽
七月以大旱行雩祭國制秋後無祈雨至是特行之
禁各衙門貿販生息謁 寧陵勅侍衛將士毋得踐
傷道旁禾穀下教徧諭八方使之安集流民減御供
精米香醞米命諸道各薦人才海西人有上變者
王一問知其誣誅其人放其逮者七十餘人賜糧歸

之家財之見攘於吏卒者悉推還之冬月當覆死囚大臣以都中痘疫方熾有妨引接外臣請停　王下札曰嗚呼天性人皆有之而不復其初以至爲惡不卽處斷又從而嚴囚之罪雖當誅其情則戚矣言念及此不覺傺然今歲以此不行明年又以此不行則彼罪人皆爲囹圄之䰟而後已玆非爲國之道也不許二年辛丑撤都中兩尼院初　王惡僧尼亂教欲並沙汰大臣玉堂議以爲難猝行乃先命撤去慈壽仁壽兩院使年少者各有歸黜老者于城外以院材修學宮及武館禁中外淫祀以旱甚將親行祈雨祭

筵臣以　聖候未寧爲言　王曰予何愛一身不顧
萬姓之命哉移江都南漢米賑三南七月　王格于
太廟行　孝廟祔禮停陳賀頒教飲福宴前時時選
都中良家子爲侍女至是特罷定爲式命三南京畿
海西糶糴一切免之仍減春收米出太僕喂馬穀千
餘石以賑饑民三年壬寅春遣賑恤御史于兩南令
以便宜從事賜嶺南行誼人等米穀有差命西北監
司採訪人才以聞行京畿量田定湖南大同法四年
癸卯以旱災下教責躬命大小臣僚同寅協恭以答
天譴定諸宮家免稅田結數有差柴場量留一處毋

使廣占魚場網場唯存　宣廟朝賜給而只限其身五年甲辰蕩滌戊戌後內需司奴婢身貢之追徵已死者以星變命大小羣工具陳得失放內司獄囚停尚方織錦六年乙巳四月幸溫陽溫泉先是　王有眼病久不愈醫者曰當浴溫泉　王浴月餘體蘇快遂命道內禮耆老舉孝悌祠忠賢減田租設科舉既還又推優老之典於沿路厥後比屢幸皆如之十月有風雷之變　王命在野儒臣具實封以聞民結之暗錄於宮家免稅者一切禁之七年丙午以歲凶下教罪己移嶺南穀於嶺東西海西穀於北關以賑飢

民以木花之貴減砲保價布及各司奴婢身貢有差除咸鏡道九邑田稅及牛黃豹皮之貢八年丁未以旱災下教責己半減各司奴婢身貢特減楮貨國典奴婢身貢之外又有楮貨厥後楮貨廢而討價徵布至是特減著爲令七月親祀于 社稷祈雨再審獄因廣求直言悉蠲京畿田稅大同各司經費悉令半減減戶曹鹽稅蠲兩西收米蕩滌北路逋欠糴糴命畿內上番騎兵及各鎭水軍減朔立番納布者減半蕩滌各道奴婢未收身貢九年戊申以星變下教責己戒群臣恪虔奉職甄拔人才疏決庶獄發江都

米一萬石南漢米五千石賑畿内飢民禮曹以星變
旣消請復常膳 王曰每聞飢饉顚連心常惻怛食
不下咽其何心復常膳姑待秋成可也十年己酉以
嶺南飢荒命查各司奴婢乙巳後指徵無處者蠲其
貢[illegible]諸宮家折受處有主民田及未折受時民人起
耕者盡還給之有大臣言歲時進排松葉涉於祈厭
不經請罷 王納其言凡桃杖桃枝人勝綵畫悉命
罷之禁同姓異貫者婚娶在前國俗姓字雖同而鄉
貫若别則例通婚嫁至是禁之十月初祔 神德王
后康氏于 太廟上徽號復 陵寢如儀后當 太

祖開國正位中壼有年而 太祖昇遐羣臣失議闕
並祔之禮人神久鬱廷論雖間發 列聖猶未遑至
是始擧曠典封 貞陵設祭之日驟雨滿於 貞陵一
洞民以爲洗寃之雨以雷雹之災疏決中外獄囚減
大同收米十一年庚戌以年凶量減 各殿香醞米
運江都米三萬石發賣于京中以戸曹鹽鐵布劃給
全羅道充賑民之資停御營軍上番留其保米于諸
道以賑之以濟州飢荒運湖南穀及統營米租賑之
本州奴婢身貢盡減之命戸曹賑恤廳給凍餒人米
穀襦衣有差減各道布貢十二年辛亥春大饑 王

下教曰當此大侵不可督民收稅並留三南原襄黃
海京畿田稅于本道以賑飢民都中分設三賑廳使
宰臣領其事諸道量邑居村落之遠近棊置賑所作
糜粥以饋飢尰給乾糧以濟農作命賑廳減價糶穀
以平其踊是夏又大無麥餓莩載道命中外竭府庫
以繼賑病者爲之醫藥死者爲之掩葬收養遺棄兒
者命子之以此京外之民皆仰哺於官府雖顚連困
急至於瀕死未嘗有相聚而禦人者死者無所憾恨
生者得復田廬是秋諸路大熟有不芸而穫者命設
壇于東西郊祭國中之飢疫死者停各道進上而只

存　兩慈殿所獻遣御史于濟州慰諭三邑人民輸綿布四千匹麥種二千石米二千石以給之悉蠲土宜常貢減諸道方物自明年至癸丑十三年壬子命宰臣及六曹叅議薦人才疏釋中外死罪以下丙午前糶糴逋欠悉除之各衙門征稅之課悉命蕩滌十四年癸丑下哀痛務農之教于八道以旱災理冤獄避殿減膳禁酒以端午帖製進　王曰旱災此酷如此虛文勿爲之可也命除辛亥以上軍兵奴婢逃故者壬子未上納及癸丑應納之布以　寧陵石物生隙慮有雨水滲漏之虞九月啓舊陵見和十月癸卯

奉遷于驪州弘濟洞命除廢衛所過五邑大同收米
減畿邑春收米有差蕩滌京畿黃海全羅原襄等四
道庚戌田稅之未收者十五年甲寅二月　仁宣王
大妃薨六月丁酉祔葬于　寧陵始　孝廟之喪大
臣與諸儒臣等議　慈懿大妃所宜服定爲期制其
後許穆上疏引儀禮疏說宜用次長三年之服　王
命更詢于大臣儒臣宋時烈宋浚吉等對曰固知有
此疏說而於其疏說亦有次子期之義不可執一而
廢一與其輕用可疑之疏說無寧近從明制國典猶
爲寡過大臣亦執前見以國典爲對遂仍期服不改

尹善道倡言時烈等貶降　孝宗和其說者相繼而
起　王曰己亥之講定服制實從時　王勅令故宋
時烈諸人當初收議亦從大臣之論及庚子後諸疏
專責時烈之後時烈諸人始引古禮爭辨爲一訟場
而此則元非朝家之所採用也蓋時烈等雖有次泉
之議而朝家旣未嘗用其說許穆雖有三年之論而
朝家亦未嘗採其言只爲十餘年間彼此聚訟之空
談而已然其欲傾陷時烈等者每託於論禮故　王
洞燭其情狀而發此敎且以言在東意在西斥之矣
及是　母妃之喪禮官昧前喪遵用國典之本意不

先稟旨遽以大功定爲　慈懿大妃服制秋七月
王命公卿三司會于賓廳問　慈懿大妃之於　仁
宣王妃之喪當從何服公卿以下失對不稱旨　王
以爲己亥之喪從國典爲子期而已國典期雖無長
衆之別　慈懿大妃之於　先王自當從長子期今
玆之喪亦宜從長婦期特命改功爲期以不先稟罪
禮官以所對非所問適首相　王自春在疚過毁積
瘁八月七日召宰臣將欲引入議事忽感疾未果以
是月十八日己酉大棄羣臣于昌德宮之齋廬春秋
止三十有四自都中士庶以至窮谷愚氓莫不奔走

悲號思慕至德嗚呼痛哉羣臣議 王功德上謚曰
純文肅武敬仁彰孝廟號曰 顯宗以是年十二月
十三日壬寅葬于崇陵 王聖質自天懿德幼成其
在問安視膳之日已有姬文之行及其踐位行禮其
達孝之大者固已布在臣民之耳目至若內事 兩
大妃誠禮無間婉愉怡悅和氣常藹然 大王大妃
遭完山府夫人喪過哀疾劇 王露坐庭中招醫問
藥藥物必手持而入進之聞者感動 王大妃始御
通明殿與 王御所稍間闊 王爲構集祥殿移奉
之以便日夕之侍 大妃有宿疾 王夙夜殫誠慰

安其心　大妃常曰　王每在旁病若去體嘗奉
大妃幸溫泉有效　王旣加惠于道內徧賜老人爵
還宮又施恩宗戚朝臣年老及有父母者以及於中
外士民判書朴長遠孝於母而先歿特命廩其母終
身其錫類之德如此臣民感化皆與於孝　王有五
姊妹極其親愛均其恩遇遇異味必分聞有病驚憂
不已問遺交道有喪亡哀慟不自勝　昭顯世子之
女適黃昌副尉邊光輔聞其死爲之慘然曰　先朝
恩眷無下於諸駙馬追念及此當作何如懷耶特令
厚加庇恤以終　先王親待之義惇睦宗族曲有恩

意量其親疎眷顧無替於貴戚待之雖隆亦未嘗以
私撓公諸宮家僕隸一有犯科必付有司痛繩以法
儒臣宋時烈宋浚吉等自在 孝廟時契合甚盛
孝廟使二臣侍 王於春宮納誨獻規諷誦開勸
王傾心聽受日有進益而若其專且久則浚吉有焉
王旣卽阼所以禮遇二臣者益隆國有事必問焉一
時藏修之士如尹宣擧諸人亦被旁招並以異禮待
之己亥冬時烈以謗言乞退 王留之不得有予寧
往見之教浚吉亦繼退 王思想二臣宣召不置或
遣史官或遣承旨一札十行辭旨勤懇或於歲時存

問或於饑歲周急在野亦伻賜珍膳入都必繼給米
肉時烈嘗因論禮被人所斥　王以詆譏上下之間
放逐其人時烈終膺大拜浚吉卒下教曰　先朝恩
禮夐出千古至於寡躬訓誨之切不啻若甘盤到今
追思感傷不能自已命贈領議政　王留神問學講
究理義嘗令講官書入先儒人心道心說以備省玩
叅贊宋浚吉進太極陰陽圖子因劄陳陽復之義
王嘉納焉非有疾病必御經筵又喜講前史其於君
德修否政治得失民生休戚亹亹討論以爲鑑戒見
解高明常出講官意表講書至愼乃在位　王曰人

君在位之道莫大於愼之一字惟幾惟康蓋言其用功喫緊處幾者念慮之初康者愉逸之際尤當致愼也論唐建成曰　大明太宗朝仁宗爲太子漢王高煦爲人不良而以恩愛待之終　仁宗之世不敢有異心使建成待太宗如此安有喋血之變乎論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講官曰此則近於權謀也　王曰何傷乎是乃悅而使人之道也論眞宗以天書告太廟曰自欺猶不可其可欺祖宗在天之靈乎眞宗初政亦足可觀而爲儉小所誤不能善其終甚可戒也又嘗論及本朝成三問事　王曰成三問等比之古人

皇明方孝孺諸人者流也蓋三問事累朝以來雖或有陳啓於前席者褒尚之教令始發焉　王臨筵講說類此者甚多而不能殫記停講之日又令儒臣考閱史傳書進古事以寓諷曉之意數招近臣夜對講劘經史詢及民事開懷見意表裏無間有若家人父子常有眼患而對燭看書臣僚有言其添傷　王曰冬夜甚長予且無寐不得不看書耳後眼患甚令玉堂寫進四書五經大其字樣以便覽閱雖在疢疾之中其單心典學如此倚任大臣尊其體統有言則翕受敷施有病則遣醫遺藥旣歿則不收祿三年德厚

而年老者則特賜几杖以優禮而尊敬之待羣臣寬厚常曰爲君之道以猜疑臨下下必有不安之心唯當推誠待之耳務開言路臣僚雖有訐直矯激者必開納而優容或褒賜之或奬勵之雖草野微賤之言亦必採用或官之或賞之歲飢大臣請減百官祿俸王曰先朝歲飢羣臣曾請減祿 先王不許只命裁減御供今雖匱乏不可減百官之祿御供中未減者尚多更抄以啓可也羣臣之歿也有賢勞行誼或以廉謹著稱者則例贈之外別賜棺材役丁並濟其妻子飢寒方伯守宰之辭朝非有疾輒引見問之以治

理之道申之以撫字之方收用人才不遺遐僻以西
北兩道地逴遠人士斷望仕宦並遣重臣設科取文
武士以濟州邈在海中不霑　王化再遣近臣取士
遠人咸鼓舞焉忠臣賢士功烈德義之卓殊者毋論
久近或建祠贈爵或樹碑表墓或官其裔或復其戶
褒崇之典殆無闕遺孝子貞婦輒加旌表雖遐方埰
隷亦令採聞而徧及焉麗代園寢久廢遣禮官修其
頹毁且著令三歲一審　中宗大王廢妃愼氏神主
託在其私親外裔貧甚廢祀　王聞之惻然歸神主
於愼氏本宗爲置塚戶官給祭需敬天勤民出於至

誠每當祈雨雖非親祭必宿齋於宮中終夜露坐默禱到祭罷時分始乃自安若遇災荒引接臣僚講究賑救之策損上之政靡所不舉嘗因玉堂陳劄答曰予以凉德獲戾于神明水旱風霜之災無歲無之使我赤子罹此罔極之災言念及此中夜驚起痛悼蒼穹之不降禍於予躬而使蒼生替受其禍寧不如遄死少答民生之困瘁也嘗謂侍臣曰每念民飢寧欲無生苟有一分可以活民者有何可惜之物乎羣臣或言賑濟飢民宜給乾糧不必設粥 王曰若論久遠安民之道給乾糧固可然彼流丐之民亦何可立

視不救也旣罷賑必送御史廉問守宰之能否而黜
陟之至于辛亥八路皆飢仍之以大疫　王殫誠極
慮日夜焦勞其所以奏艱食粒烝民者旣無不用其
極而又宣諭國內積年逋欠悉行蕩減開釋囚繫收
敘廢棄鄉閭婦孺諺翻其書傳誦感涕咸忘其死以
此天災之流行不足以病國而反足以固國民物之
喪亡不足以爲怨而反足以爲德其轉危爲安實與
中興再造者比而論其難易抑且有不在彼而在此
者矣其將幸溫泉命治道僅容駕馬毋或太廣損害
民田旣幸問禾稼傷否近鋪帳處有些損害卽命優

給其直我國素無戶口之賦只以軍兵納布爲經用
民久病之　王知弊源有在將欲大變通立定制以
圖永遠而事未及就焉各司奴婢貢布偏重久爲痼
弊　王特令減捧內奴之貢並令均減因此度支及
內司財用頓匱而　王不恤焉別設賑恤廳擇宰臣
之有才識者管其事賑貸之餘常存儲蓄以助民役
先朝行兩湖大同以均賦便民而湖南山郡未及行
王就其功緒益加區畫而徧行之　王家法甚嚴宮
梱肅如外內言不出入諫臣嘗言戚屬宮禁事有失
實　王曰予苟無一毫私意人言必不至此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言雖失實有何所嫌乎嘗以長番內官
請暇下鄉橫於過路譴罷內官以不上聞推考監司
王性篤實不喜近名在宮中行事而善甚不欲使人
聞知禁不得宣言故外人多無聞焉尤好儉約非表
衣不服錦綺嘗有疾引接臣僚于大內所鋪茵席弊
甚不改臣僚退而感歎焉 王戒存不虞修飭軍政
引接將臣論說忘倦或臨苑囿而閱武或因行幸而
觀兵行陣之法兵甲之制靡所不講兵曹判書金佐
明投進 中朝紀效新書及鍊兵實紀等諸書 王
即令頒布而習行之設精抄軍令本兵兼行大將事

蓋欲團束精勇儲峙糧械以爲緩急之備又欲特送
御史廵審海防整理舟師而未及焉其所以崇武略
詰戎兵者蓋不惟嚴宿衛固邊封而已亦將默觀天
下之變而乘機運策克紹 先志焉爾臺臣嘗諫冗
兵不罷 王曰非予好兵而然也若或深思則可知
予意非置國家危亡之域而徒以兵爲事者也又嘗
與侍臣論事大交隣事有不曉 上意而爲言者
王歎曰交隣事大勢有不同爾予雖年少否德 祖
宗百世之耻何可忘也北鄙牧守多武官貪縱復設
兵馬評事必以天曹郎及玉堂官差送以彈壓之於

刑獄尤加詳愼每遇水旱風雷之災輒審理冤獄親閱罪籍悉覈其輕重過故疏決無遺焉於罪囚一閱文案久而不忘後當讞議刑官所遺忘者 王輒記之羣臣驚服又念久囚寒凍命給口糧襦衣 王有宿恙而勤於聽政疾少間則輒令承旨持公事入侍卧内 王常痛早孤及 母妃昇遐又以不得久養爲至恨摧毁殞絶殆不自將 大妃嘗移御慶德宮至是返虞於昌慶宮 王亦還舊御觸目追感如有所求終日不語言葢不能頃刻而忘哀也旁側侍御莫不感泣 魂殿饋奠之奉必親監進奉諱前一日

不得親視猶問精否如何翌朝又連問不已疾甚聞牕外風聲曰此害穀之風吾何以又聞此聲也其孝親憂民之篤臨不輿猶如此襦匣衣衿皆自內備不令度支徵尺寸於市民葢宮中體 王平日恤民之至意也 王妃金氏誕一男三女男即我 嗣王殿下女長明善公主次明惠公主季明安公主 嗣王前妃金氏領敦寧府事光城府院君萬基之女 繼妃閔氏領敦寧府事驪陽府院君維重之女明善明惠皆未家而夭明安降海昌尉吳泰周 王以聰明睿智之資有寬裕溫恭之德淵深而篤實博厚而敦

大承 先王精一之傳受師傅切磋之益尊爲人主而行高曾閔富有一國而節比布素嚴宮禁而杜絕私枉正朝廷而務歸和平固守憲章而有獘則必革禮待臣隣而有罪則必懲雖疾病在躬曾無時月平寧而未嘗一日暇逸雖萬幾沓至而所以應之者從容縝密反復諦審事無大小無或放過除拜之際無一官私恩刑獄之下無一人枉死内無聲色之娛外無游佃之樂燕居冠帶必勑疾雖病不冠不見臣僚在大漸尚然憂勤惕厲足以上格乎穹蒼惻怛哀痛足以下結乎烝黎兢兢業業若臨淵谷者蓋十五年

如一日此實擧國臣民心惟口誦可以質之于神明者也雖運値屯艱天嗇壽祺其仁心仁聞之入於人者已足以基國家億萬斯年之休矣臣竊觀前代懿辟若殷之三宗德可謂盛矣漢宋之文仁政可謂善矣然其所以贊之者不過曰嚴恭寅畏而已不敢荒寧而已不敢侮鰥寡而已恭儉而已除刑賜租而已德澤在人而已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而已於戲我顯考之百世而不可忘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同知 經筵事臣南九萬製進

昌嬪墓誌銘

昌嬪墓道鑱石之役將訖管事臣全坪君瀞啓曰顯
刻旣成而幽堂無誌則亦非所以爲無窮慮宜令詞
臣作爲銘詩及玆有事竊而瘞之尤足以彰 聖上
追遠之盛意敢昧死以聞惟時臣九萬以職在秉筆
爰承叙述之命恐懼不敢辭謹稽嬪姓安氏系安山
考坦大錄 中廟朝靖國原從勳階廸順副尉贈議
政府右議政妣黃氏贈貞敬夫人嬪以弘治己未七
月乙酉生歲丁卯選入内庭戊寅備職後宮庚辰拜
尚宮己丑陞淑媛庚子進淑容甲辰 中廟上賓制
畢請循故事出居仁壽寺 文定王后特命留侍禁

中己酉冬十月甲寅適出私第無疾而終　明廟震
悼輟朝賻贈特優命中官庀喪事　三宮恤典亦倍
常數明年三月壬申葬于楊州治西長興里後以宅
兆不安移窆于果川縣洞雀里負坤之原　宣祖大
王入承大統之十一年丁丑追封昌嬪命享祀于大
院君廟　孝宗大王之九年戊戌用儒臣宋浚吉議
定爲不遷之主　今上之五年己未置守墓五戶令
又樹碑載文以昭悠久崇終之禮於是乎無以加焉
嗚呼休哉竊嘗求其所以致此之由其幼在室也婉
嫕天成動無違則其選入宮也柔嘉之度出於輩流

特被 貞顯大妃眷愛授之書史其相事蘭館也陪
侍 內殿獻功辨物咸式古禮諸侍御莫不儀之其
承事 至尊也抑畏巽默不敢毫髮有恃恩寵意遇
同列得歡心教子女有義方知禍福之有命也未嘗
一及於巫祝禱祀之事知死生之必至而宜順也嘗
製衣若衾疊而藏之識其外曰襲具斂具不以預凶
事爲忌惡槩其始終雅操達識有如此者此雖 先
王正家之化 先后體下之惠有以成之而若嬪德
性之美亦實有不可揜者其篤生 聖孫慶延家邦
不亦宜乎假樂之詩以令德之受祿歸之於子孫之

宜君宜王斯可徵矣嬪有二男一女男長岠永陽君次德興大院君諱岹女靜愼翁主永陽無嗣以興寧君秀荃爲後大院君三男一女男 宣祖大王序居第三長鋥河原君次鏻河陵君女適安滉靜愼下嫁淸川尉韓景祐生一男三女男璡女南宮湜元虎俊李仁好本支内外今將千有餘人璿譜具存玆不悉錄銘曰

有美其源寔生碩媛躬備四德以選入御儀于 君所祉哉光奕溫恭淑愼眷加位進芳問益敦逢天開佑克有嗣後遂誕 聖孫纂統承基國以重熈式至

令休受茲遐福俾爾戩穀寧白無由嫄御帝嚳以育
后稷以新周邦聿觀今昔匹美齊德厥報攸同生享
高明沒而後昌宜讚遺塵旣刻牲繫又識幽竁質諸
後人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
筵事監春秋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成均館事臣南九萬奉　教撰進

太祖大王加上謚冊文

維歲次癸亥六月壬申朔十二日癸未孝曾孫嗣王
臣御諱謹再拜稽首上言竊以肇造丕基式享配天之
嚴祀加隆顯號肅薦晝日之寶章秪申忱悰曷旣論

讚恭惟 太祖康獻至仁啓運聖文神武大王姿挺
上聖運撫千齡掃麗季之荒屯無競維烈膺皇天之
眷顧遹觀厥成旣樹立之甚宏而啓佑之罔鈌肆當
時節惠之典極後人歸美之誠第念鴨江之義旗允
符麟經之聖筆拯東土之民物免爲披髮之戎拱北
極之朝廷永作執玉之國風聲著聞於天下禮教興
行於域中然大業未揭於尊名故羣情咸願其追謚
居貞而當位惇叙彝倫制事而合宜戡定禍難照臨
八表眞同日月之華涵育羣生實並天地之大惟此
四字之崇奉庻合百世之闡揚在後有增近稽皇明

之盛事以多爲貴上慰 列聖之孝思爰卜良辰載
陳縟禮謹遣臣議政府領議政金壽恒奉玉冊加上
尊謚曰正義光德仰冀 冲鑑俯賜明歆誕受徽稱
重復重而何斁默贊洪祚新又新而無疆嗚呼哀哉

端宗大王謚冊文

維歲次戊寅十二月辛丑朔二十五日乙丑嗣王臣
御諱謹再拜稽首上言竊以推位讓國至德無稱獻謚
尊名闕典乃舉茲將顯冊敢薦徽忱恭惟 恭懿溫
文大王仁聲令姿世孫元嗣自在弱歲荷 英陵負
背之慈連遭大喪承 文廟頮面之訓無忝國步之

多難以致曆數之有歸移居上宮禮愈極於尊養固
辭徽號意彌存於撝謙且慕周泰伯之荊仍作帝重
華巡野看花天遠嗟景命之不延葬衣山深慨縟儀
之未備今殆過二百年所尚有感千萬人心肆肅集
議於羣工遂定升祔於 列祖虎賁嚴衛如迎翼室
之宅宗龍旂戒行若奉冕服之歸亳雖傳序已及於
祧位然節惠可闕於彝章精而粹慈而仁靡有爭競
履乎正由乎義罔不服從至若名廟而贊揚尤見守
禮而恭遜心輕萬乘誠難擬議其高風德重千秋允
合表揭其盛美爰卜吉日式陳明禋謹遣臣議政府

領議政柳尚運奉玉冊上　尊謚曰純定安莊景順
敦孝廟號曰端宗仰冀　睿靈俯垂冲鑑肇稱殷禮
庶是饗而是宜申錫洪休期俾昌而俾熾嗚呼哀哉

明聖王后哀冊文

維歲次癸亥十二月五日壬寅　顯烈貞獻文德明
聖王后薨于昌慶宮儲承殿之西別堂越明年四月
三日戊戌遷座于祖五日庚子祔葬于　崇陵禮也
玄堂啓扉素衛移扇龍纚曉綍鳳戒晨輴長御雨泣
而卷褕工祝雷哭而徹奠哀子　主上殿下攀號忉
怛瞻望漣洏寄永慕於寒泉結長悲於春暉命彤管

而撰德載玉牒而揚徽其詞曰書始虞嬪詩首關雎
聖王有作内治是資於赫　聖母賑古有光嗇玉表
靈啓繇告祥載毓相門作配貳極禮法有素貞順合
則　三殿胥悅六宮咸慶寓明繼照　壼位嗣正婉
嫕端莊温恭淑愼箴規唐鑑被服漢練歲在攝提痛
纏　天崩主少國疑禍難將興密贊君道潛扶國祚
太任隆姬宣仁佑趙光享備物尊膺顯號猗歟　聖
孝至矣　慈教云胡一夕害氣震薄彩晦軒宮精淪
桂魄飇輪倏其上升星筭促其長終諒仁壽之無徵
果神理之難窮嗚呼哀哉客歲冬孟丕子遘疾齋沐

祈天厲虐如脫喜氣溢於宮闈歡聲匝於區域指明
春而差日將獻爵於長樂何吉凶之互錯樂未遠而
哀近輟謠歌而號咷停管絃而簫挽嗚呼哀哉一札
遺教丁寧後事念切民隱憂深國計內具紟冒外省
饋食無檴有司不傷經費以寧儉而作範雖顗凶而
合禮嗟仁聲兮入人深詠德音兮終百世嗚呼哀哉
靈辰旣届啟儀將發　一人孺慕千官洒血背紫闥
而徐轉出靑門而睠顧珠丘矗於壽原銀海深於隧
路白日黯以悽慘朱明颯以蕭瑟去復去兮乘雲車
悲莫悲兮遺僊玦嗚呼哀哉瞻彼維楊　聖人所藏

合祔從周卜云其藏及帝舜於蒼梧隨顓頊於大荒並薦獻於一寢兼象設於同岡知幽明之無間豈精爽之有隔想玉欄之看花儼平生之和樂嗚呼哀哉流年若箭大運如馬一氣屈伸萬類代謝同歸盡於百年較修短其幾何唯　聖善之未沫與博厚而無涯縱靈質之永潛尚芳塵之可讚託哀辭於琬琰期永久於爛矸嗚呼哀哉

庚申討逆後頒教文

王若曰聖人之法必先於亂賊之誅王者之刑莫嚴於叛逆之罪茲當斯得之日肅降誕告之音于以眇

躬夙膺洪業念本支之鮮少務敦近宗閔國家之艱
虞圖任舊相豈意明有所不燭慮有所不周劉安竊
文藝之名誤加寵愛林甫懷狡猾之數謬委事權遂
成禍亂之階幾致　宗社之覆寔予之咎雖悔何追
逆賊柟楨俱以王室之至親偏蒙　累朝之優渥獨
非時而出入如遇家人期永保其始終不問小過其
柰族盛而多僭且因寵極而啓邪仍懷不奪不饜之
心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厚招武士不逞之類結射伴
而作爪牙廣交卿宰無義之徒布親黨而爲羽翼游
獵偏於近郊遠野之外會集頻於深夜密室之中國

人固疑其陰秘之蹤急書果上其凶逆之狀柟則締柄臣之賤孽藉其權威媒惡種之老姦通其謀議文成約誓雞血瀝杯觴之間家置王章玉帶兼日月之頂幸寡人之有疾意將何爲謂天命之在身事且不測興言及此痛心如何槙則當其汚穢乎後宮已有亂逆之先兆姑宥以遠曾屈法而伸恩旋召而還寧悔罪而悛惡黨與並滿於中外犯上之賊謀初萌推戴互及於弟兄自中之爭形已著樂禍無已豈不慘哉鍾戾惟均是何理也至於逆堅之稔惡實倚父積之弄權氣勢足以操縱朝廷富厚足以豢養姦宄貪

淫黷貨奚翅世蕃之挾嵩驕恣騁妖殆甚敬聲之憑賀自知王誅之必及於己因交宗戚而力爲之謀先布腹心大福欲徼於後日私定指目凶言已播於羣聽激動卿紳託寇戎而復體府募合驍弁啗金帛而作家兵藏伊峽園東之私屯敢擅指揮於老將設胡服刼成之陰計預擬驚惑乎愚民收重臣一二人欲脅迫而戚泉選力士數十輩將衛護而入宮覬其首尾布置之形殆成肘腋猝急之變幸賴神人之協贊遂得凶孽之咸禽構卽爰書先自承而吐欵楨有臬證雖欲諱而難逃尚特推於餘恩命就磬於屛處凡

諸妖亂之腰領悉依邦國之憲章已將逆賊枏楨堅台瑞萬松景毅等處置正法亂生於骨肉之密親禍發於股肱之巨室旣厥情之畢得於予心而增嗟然而事關 宗祊自騰輿情之喜慶均遐邇寧稽渙號之宜自本月初六日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於戲國旣免危而復安人得轉禍而爲福陽和布氣思與物而維新霈澤流恩庚自今而更始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仁祖 孝宗兩廟頒告不祧後頒教文

王若曰武烈文謨旣百世而難忘 祖功宗德宜兩

室之不遷尊稱允協於彝章盛事聿告於 清廟肆
敭渙號用答輿情惟我 仁祖之中興實同開國之
剏業撥之亂而反之正倫紀復明應乎天而順乎人
宗祊再造拯民塗炭脫死亡而獲安維國苞磐經變
故而彌固粤若 孝廟之繼體載致景命之新邦值
時運之方屯思恢王道揭天常之大義用淑人心雖
中途而棄羣臣志業未就然下武之開後嗣風聲克
彰居然年代之推遷爰及眇末之承纘耳目不遠幸
文祖之可詳忝嘗是將懼湯孫之或替永念歷代觀
德之典實有世室不祧之規殷人之立三宗本在世

數之外漢家之尊二帝不待親盡之時予廼博訪於
廷僚咸請蚤定其宗祀親賢樂利知前聖後聖之同
休物采聲容與文室武室而齊盛揚徽贊美固難得
以名言致崇加隆祇自盡其嚴敬鴻名豫建俟後人
而何疑駿德益光想前烈而如在兹於本年三月初
四日以 仁祖大王 孝宗大王預定尊爲世室事
遣大臣告于 宗廟 永寧殿旣閟宮之薦爵仍大
庭之宣綸備一代之情文邦禮罔缺聳四方之瞻聽
國勢自尊自本月初四日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
咸宥除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於戲推奉

先之餘恩覃徽福於上下施滌瑕之殊典庶均歡於
臣民與物維新自今伊始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太祖 太宗加上謚號後頒教文

王若曰詒孫翼子永荷裕後之圖尊 祖敬宗聿舉
加謚之典纔成縟禮誕敷綸音惟我 太祖 太宗
之聖神實有丕顯丕承之謨烈創業垂統定萬世之
鞏基繼體重光成一代之極治旣賢賢親親而不忘
誠巍巍蕩蕩而難名然念節惠之稱有異貴多之禮
義莫重於尊攘而未揭威化之駿功制當別於存亡
而仍襲太上之鴻號以致 兩朝之懿謚反違八字

之通規在後人崇報之方豈無少歉推 列聖謙孝之意亦恐不安肆揚顯冊之追隆庸禰舊制之未備父作子述旣開國而承家行出名成更表功而紀德增徽章於中葉皇明之故事可徵獻明禋於二王成周之盛儀斯倣摹天畫日詎能盡其形容疊美加尊秖自致其思慕茲於本年六月十二日加上 太祖大王尊謚曰正義光德加上 太宗大王尊謚曰睿哲成烈已訖事於兩室用播告於八方禮嚴 宗祊幸情文之無缺事光簡牒想風烈而如存斯誠希覿之洪休可無旁流之解澤自本月十二日昧爽以前

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貧窮者代加於戲赦過宥罪庶幾徼福於　先王推恩廣仁俾得均歡於羣品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大殿痘患平復後頒敎文

王若曰氣流成疾屬有違豫之憂神扶降禧聿見遄復之喜斯擧曠典誕颺德音言念眇眇之寡躬夙承丕丕之洪業　宗社神人之所託豈容自輕陰陽寒暑之有愆每存深戒適緣痘疹之熾發以致禁籞之蔓延天時使然非實沈之爲祟旬日猶苦慮恐汗之或難有責于天雖勤　列聖之保佑不寐竟夕且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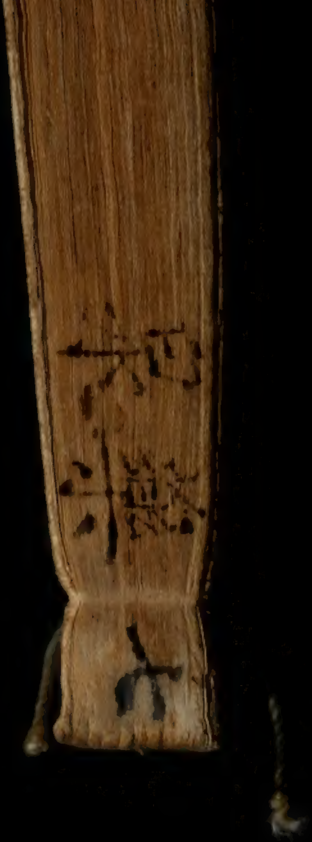
兩宮之焦煎尚賴藥餌之奏功夫得厲虐之袪體無煩穆卜旋膺罔害之休不問神君卽告良已之慶非敢自樂於南面實幸奉歡於　東朝玆因治病之餘益覺若恫之義丙枕新穩可忘閭巷之呻吟玉食復甘還思溝壑之捐瘠誰無父母哀札瘥之相仍亦知痛痒閔桎梏之久滯稱賀實愧於素志飾喜且迫於羣情獻牲醴之明禋慰安　廟社降綍綸之渙號導達臣民爰推一視之恩以表同欣之意自本月十七日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於戲由身以及期疾苦之咸除與

物維新庶瑕垢之皆滌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咸陵府院君兼工曹判書李瀣致仕書

王若曰無遺壽耇者任官之道不勞職事者優老之規顧二途輕重之有殊奈一心進退之已決茲須休命用獎高風惟卿資父爲忠從師問學自從弱冠之歲已稱英豪雖在布衣之時不忘經濟屬天地否塞之際成風雲會遇之功鐵券丹書身叅帶礪之誓欵段下澤心存丘壑之居楊元琰之解官豈因避禍衛免餘之辭邑蓋爲逃榮只緣感 聖祖之明知亦嘗受重寄而陳力然不欲佚樂富貴以累平生乃所願

保全身名用答殊遇無心祿位績效自優於他人有戒脂膏節操益著於暮境逮亏嗣服乃請引年老而思休雖知素心之難奪人惟求舊實惜黃髮之無憖封章凡九上而愈勤朝家至十年而不許尚念大耋處以閒曹然且久隔朝班視如已脫之屣而又不受常祿藏有無名之錢察其懇然誠難強爾茲詢左右許全始終貳膳常珍戒有司而致廩一坐再至遵故事而奉朝秩比三公旣無復加之爵壽近八袠更過古稀之年仍免王事之煩備極人臣之寵在 祖宗承平之日亦云罕聞矧壬癸多事以來尤所未覩孔

幾致政朝臣共歎其賢疏廣乞身路人咸榮其去卿
固無慊于實靡依自　仁祖應千一期于今日餘四
十載嗟年代之漸遠感勳庸之多亡故殿皆傾靈光
獨巋泉星俱沒太白猶暉茲當謝事丐閒而歸益切
圖舊念功之意於戲石君歸老尚聞歲時之造朝董
相在家亦有廷尉之就問勿以午橋之樂而廢辰告
之猷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藥泉集第十四